

書評

《山海經的世界：妖怪、萬物與星空》讀記

陳光育*

書名：《山海經的世界：妖怪、萬物與星空》

作者：劉宗迪

出版人：黃立新

出版：四川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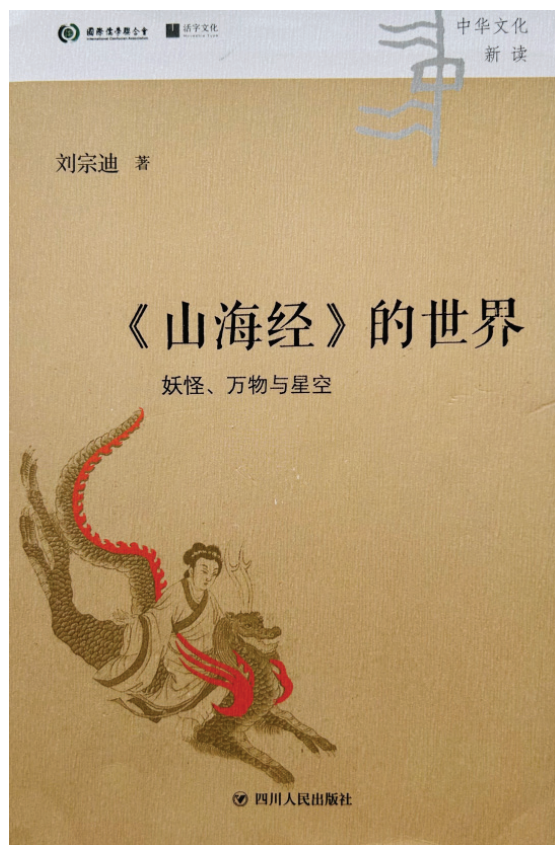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：2021 年 11 月第 1 版

202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書號：ISBN 978-7-220-12413-6

前段時間，中國導演烏爾善所執導的「封神第一部一朝歌風雲」在中國上映，觀賞過的觀眾直言說：這是近十年來拍的最好看的神話電影。台灣沒有引進此片，筆者僅能透過網路資訊，旁敲側擊有關於此片的相關紀錄。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其一角色：九尾狐妲己。在導演烏爾善改編的劇本中與過往眾所皆知的

的妲己形象，大大的不同。導演烏爾善對飾演妲己一角的女演員娜然說：「我要求這個角色是單純，狐妖是動物的本身，她只是想活著，她沒有我們人類亂七八糟的想法，像貪婪什麼的。」導演似乎是盡己所能的還原某些極為可能的真相，藉以解開長久以來的誤解，並把合乎邏輯情理的視角帶入整部片中。例如：回顧殷商時期的歷史條件，當時的奴隸主



* 陳光育，插畫、圖文工作者。

階級是整個社會的現象，而商朝的滅亡是長久以來的社會矛盾所產生的大小衝突，直到商紂王殷壽在位時達到潰堤，商朝的滅亡並非是紂王一人所致。考究歷史紀錄中的商紂王其實是有治國的本事，不真的如傳說那般全然的昏庸無能。然而，一個長久流傳且吸引人的故事，其真實性重要嗎？普世價值中的《山海經》，虛實又為何？

2021年11月出版的《山海經的世界：妖怪、萬物與星空》，作者劉宗迪教授以自身多年的研究，揭開《山海經》的神秘面紗，還以真實樣貌。作者劉宗迪現為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，主要從事上古歷史地理、先秦文獻、神話學、民俗學等方面的研究，其著作繁多。作者在導言中寫道：「迄今為止，可以說還沒有人真正的讀懂過《山海經》。時下，很多人理解的《山海經》，無非是坊間那些花里胡哨的讀本、繪本、少兒讀物所呈現出來的《山海經》，那裡盡是一些稀奇古怪、渾身長滿腦袋或翅膀的怪物。……但《山海經》本身卻像一顆寶石，藏在層層岩石包裹著的堅硬外殼中。經歷漫長歲月，時光的塵埃交織著因為文化斷裂而導致的誤解、成見、奇談怪論，像砂礫一樣沉積、疊壓在那顆本來晶瑩剔透的晶體之上，形成一層難以叩開的堅硬外殼。」讀古書，尤其是像《山海經》這樣與眾不同的古書，就像進山探寶一樣，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《山海經》久已被當作怪物誌、妖怪譜、神話書，這些成見根深蒂固，障蔽了人們的眼目，就像一些絆腳石、攔路虎，遮擋在通往《山海經》世界的道路上，或者讓人中道而折，或者讓人誤入歧途。想要真正找到進入《山海經》的道路，首先需要掃除這些成見。

《山海經的世界：妖怪、萬物與星空》，筆者讀後，認為有三大特色，分述如下：

一、深入淺出、條理分明，協助讀者釐清虛實

《山海經》包括《山經》和《海經》兩部分。依作者的建議，這兩部書應該要分開來談較為合適，所以《山海經的世界：妖怪、萬物與星空》主要是討論《山經》的內容。作者在書中〈怪物的真相〉寫道：「山

川是自然資源寶庫，古人更是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所以無論古今中外，國家都重視對山川自然資源的調查和開發。《山經》作為國土資源誌，按部就班、分門別類地記載數百座山、數百條河中的植物、動物、礦物資源數百種，一一載明其產地，並詳細記述其型態、用途。根據《山經》的這些記載，人們按圖索驥，就不難找到這些物產的所在地。」

《管子·國準》說「立祈祥以固山澤」，也就是說設立對山、水之神的祭祀，守護山林川澤中的資源。古人敬神，對各種神靈都有一種發自本能的敬畏感、恐懼感，國家將蘊藏寶藏的山宣布為神山，不用派兵把守，就足以保護山上的寶藏不受侵犯。實際上，《山經》雖詳載各個山列的山神祭祀之法。裝神弄鬼固為巫師之能事，但像《山經》這般大規模、系統化的山神祭祀制度，卻非巫師方士之流能辦到的，而只能出自國家權力的宏觀籌劃和統一經營，其目的不在祈神禱鬼，而在管理山川、經營天下，巫術的背後是國家的權利。明白了這一點，就知道《山經》中所展現的山神祭祀制度，與其說是巫書的證據，不如說恰恰證明了它是先秦國家經略山川的地理博物之書。

作者對於《山經》中所記載的「怪物」，提供了另一種解讀《山海經》的視角，幫助對《山海經》有興趣的讀者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理解《山海經》。例如：《山經》中多怪物，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古人對動物的分類原則與我們不同。古人對動物分類從直觀出發，不僅依據其長相型態，還根據其生活環境，凡是天上飛的都稱為「鳥」，凡是地上跑的都稱為「獸」，凡是水中游的都稱為「魚」，凡是蜿蜒爬行的都稱為「蛇」，即所謂「飛者鳥、走者獸、游者魚、爬者蟲。」如果我們不了解古人的這種分類法，把《山經》所說的獸、鳥、魚、蛇，等同於今天所謂獸、鳥、魚、蛇，就很容易誤解《山經》的記述，把其記述的原本平凡之物當成不倫不類的怪物。比如說：鸞、章魚、魷魚，由於都生活在水中，因而《山經》均歸之於魚類。實際上，鸞屬於節肢動物，並非魚類。節肢動物有很多足並不稀奇，常見的魚類並不長足，但《山

經》既稱之爲魚，又說他有六足，按照現代動物分類去理解，就成了怪物。又如：《山海經》中，鯀就被畫成一個長著牛頭、魚身、蛇尾和兩個翅膀的水中怪獸，此般敘述還能與穿山甲的樣子產生連結嗎？

二、以科學的角度，拓寬閱讀的想像力，令人茅塞頓開

作者於書中〈妖怪的秘密—給妖怪拉清單〉寫道，《山經》關於這些靈異動物的記載體例，幾乎一以貫之，無非是說「某某山，有某某動物，其狀如何如何，其名曰某，見則有何災禍。」依次說明該動物的所在、長相、名字以及由其引發的災禍，與《白澤圖》的記述體例，頗有相通之處。此一記述體例中，關鍵是「見則」一語。每一條記載中都有此語，正是此語將一種動物與某種災禍聯繫起來。「見」讀作「現」，出現的意思，說某某鳥獸「見則」天下大旱、大水、大風、大疫、大兵，意爲此種鳥獸一旦出現，就會發生此類天災人禍。絕大多數人會把這個敘述理解爲「某某鳥獸導致了災禍」，所以它們被當成了妖怪，就像《西遊記》、《封神榜》中一登場就會日月晦冥、天昏地暗、狂風大作、飛沙走石的妖怪一樣。其實，可能是我們自己想多了。若心中沒有預先存有妖怪的觀念，而是以平常之心理解《山經》這些某某動物「見則」大旱、大水、大疫的記述，其字面意義不過是說，某種動物出現時會有洪澇、瘟疫之類災害。這些記載僅僅意味著動物的行爲跟自然災害之間存在著相關性，並不意味著某種動物的出現與自然災害之間的因果性。例如：說黿鳥、鱣魚「見則」天下大旱，不過意味著天氣乾旱時黿鳥、鱣魚會大量出現，而並非說黿鳥、鱣魚的出現引發了乾旱。也就是說，《山經》中此類靈異動物記載，原本並沒有什麼神秘性。乾旱、洪澇、大風、地震等自然災害，會對自然環境、生態與動物行爲造成巨大影響，瘟疫、戰爭、大興土木，雖然不會直接影響動物行爲，卻會影響人類行爲，從而間接影響自然環境和動物行爲。因此，動物行爲就成爲反應天災人禍的晴雨表，可被作爲預示天災人禍的徵兆。這反映的不過是眾所周知的預兆觀念。明白這個道理，就知道《山經》中那些被視爲靈異的動物，

根本沒有靈異可言，「某某動物見則如何如何」說的不過是古人樸素的災害徵兆知識，並非意味著古人相信動物與自然之間存在神秘的感應或因果關係。

一個長久流傳且吸引人的故事，其真實性重要嗎？這曾是筆者長久思考的問題。在閱讀此書之前，筆者對《山海經》仿若身處於迷霧中，迷路於影視娛樂所架構的《山海經》世界中。以筆者自身的讀後感想，閱讀此書並沒有因為知道極可能的真相而喪失對《山海經》的興趣，反而加深探索與放大想像的意願。

三、啓發讀故事的能力

作者於〈眾神的緣起〉寫道：「歸根究底，《山海經》的主旨並非記錄神話，更不是講故事。前面我們說了，《山經》是一部地理博物誌或國土資源誌，旨在記錄各山川地理及其物產。不過，由於在古代人心目中，山川除了是草木的淵藪、鳥獸的家園、礦場的寶庫之外，還是神靈居住的地方。」《禮記·祭法》云：「山林、川谷、丘陵，能出云為風雨，見怪物，皆曰神。」在古人的心目中，眾神就住在山中，崇山峻嶺，氣象萬千，風雲變幻，天然具有神秘性，因此古人出於本能地對高山大川充滿敬畏之情，奉之為鎮守、庇護一方的神明，將之作為崇拜、祭祀的對象。因此，《山經》作為山川博物誌，在記載眾多的草木鳥金石礦物的同時，也記錄了諸多神靈，這些神靈棲居山、川，其實就是古人世代崇拜、祭祀的宗教聖地。《山經》記載眾多的上帝棲居之地和眾神司掌之山，都是上古宗教祭祀的聖地，是古人祀神祭天的地方。這些場所被古人選做聖地，自然源於其優越的地理環境和獨特景觀。宗教地理景觀（聖地）以及散落於這些景觀中的地名和傳說，而不是從開天闢地開始說起、按部就班展開的創世敘事，才是「神話」的原始型態。狹義地講，最初的神話型態，就是傳說。宗教賦予宇宙、大地、山川以意義，這些意義蘊含於傳說和神話中，成為人類最早的文化記憶。《周易·繫辭傳》云：「天生神物，聖人則之」。歸根到底，傳說和神話都根植

於天地自然、孕育於宗教，經由「聖人」命名而流傳於語言。離開日月星辰的指引，沒有蒼天大地的恩惠，脫離宗教祭祀的滋養，沒有命名和語言的意義加持，人間就不會有傳說流傳，也不會有神話著於簡帛。

《山海經》本就不是神話故事書，現代人對其的定義多建立在前人讀後輔以想像這一基礎上。隨著時代的推移，《山海經》成了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神怪故事，其精彩程度不亞於《哈利波特》；從中不難發現說故事這一能力是人類與生俱來的，而《山海經的世界：妖怪、萬物與星空》則讓人明白這些流傳千年、令人著迷的故事，是如何被建立在當時的現實之上，現代的我們，又如何享受閱讀故事本身虛實交錯所帶來的樂趣。

《山海經的世界：妖怪、萬物與星空》，全書依照章節內容的安排，輔以大量各朝代圖像摹本、古籍內容釋意與作者整理出的對照表，閱讀的過程中，因此更加容易明白作者所言為何與有何依據，即使對古籍沒有任何學習背景的一般大眾而言，仍容易閱讀且能知其意義。作者於〈導言〉中寫道：「這本小書主要解答三個問題：1.《山海經》是怪物誌嗎？2.《山海經》是妖怪譜嗎？3.《山海經》是神話書嗎？這三個問題，是任何一位《山海經》的讀者都首先會面臨的問題，也是迄今為止沒有得到透切解答的三個問題。只有首先解決了這三個問題，閱讀《山海經》才不會誤入歧途。」筆者認為閱讀過程中若無法與內容產生共鳴，或是明白作者所言為何，會是件很可惜的事。以《山海經》為例，原始作者是誰已不可考，在經歷各個朝代的增補纂修後，真相已相對模糊。對《山海經》有興趣的讀者，也常因此囿於成見，將錯就錯地進行解讀，從而深陷五里迷霧中，《山海經的世界：妖怪、萬物與星空》，扮演著閃著光芒的指南針，引導讀者閱讀的正確方向。